



在风里，唱着走远

曾莉华

如果有人问我，远行是什么感觉，
我会回答：就像背着一把吉他，踩着风，一路向前。
初见南洋，是一首新歌
没有想象中的离愁别绪。

行李收拾得简单利落，机票订得仓促草率，像是一次随性的短途旅行。

甚至出发那天，我还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很轻松动态：

“去南边捡一颗太阳，顺便带点海风回来。”

飞机穿过吉隆坡上方厚厚的云层，马来西亚翠绿的陆地在下方铺展开来，绿得甚至有些不真实。

机场外，远方的芭蕉林高高低低地排列着，空气里混杂着青草、泥土和本地人身上独特的香水味，那是马来西亚特有的味道。我踩着有些湿滑的人行道，拖着箱子走向公交站牌，心里只觉得好奇，而非紧张。

乘车穿过马来西亚错综复杂的道路，终于到达了目的地——泰来大学。学校的校门不大，却藏着一片热闹而自由的天地。

报到那天，阳光刺眼，蝉声喧闹。

我在人群中穿梭，按着校园路上的指示牌，终于找到了国际生入学处。仍然记得入学那天天气很热，来自不同国家的同学汇集到一起，闷热又拥挤的感觉，但我却一点也不觉得烦躁。

每一个陌生的问路，每一张热情的笑脸，都是这个新世界给我的欢迎仪式。



图 1：报道时与同学们的合影

在课堂上，种下第一粒种子

教育学的课堂，远比想象中要鲜活。

没有死板的背诵，更多是围坐一起，讨论、辩论、提出问题再推翻假设。

教授的英语带着马来口音，但思维异常清晰。

同学们来自不同国家，发言时声音高低错落，有人热情，有人腼腆，但每一个声音都被认真聆听。

我第一次在课堂上站起来，用还不太流畅的英语表达自己的观点，心脏砰砰跳，却也清晰地感受到某种门被推开的声音。

原来，学习不仅是接收，更是一次次小心翼翼却充满力量地表达自己。



图二：课堂演讲

在音乐里，遇见自由

加入吉他社，是一次临时起意。

那天，校园音乐节招新，在主楼前的小广场上。

一群人在台上弹着吉他，唱着《Baby》和《I'm Yours》，歌声飞扬到蓝天上。

我鬼使神差地走上去，报了名，成为了社团的一员。

每个周末的晚上，我们挤在小小的练习室，地上堆满了琴盒、音箱和稍显杂乱的连接线。

有人练吉他 solo，有人试着合唱新歌。

最开始，我只是坐在角落默默弹，慢慢地，也学着笑着加入他们，学着在音乐中松开自己。

第一次正式登台演出，是在学校举办的泰勒斯威夫特的音乐会。聚光灯打下来，汗水顺着额角流淌，台下是模糊一片的人影。我随着节拍弹奏着泰勒斯威夫特的“love story”电吉他的声音一开始有些颤抖，弹到副歌时，随着现场情绪的热烈。电吉他的声音愈发有力，我也在情绪感染下，和乐队成员一起跳了起来。

不是每一个音符都完美，但每一秒都是真的。

生活，也在风中缓缓展开

马来西亚的生活节奏舒缓而热烈。

清晨赶着去上课，路过咖啡摊，老板娘笑着递来一杯带有马来西亚特有味道的拉茶；

午后在学校自习室中构思论文，窗外是午后的暴雨，把窗玻璃敲得像鼓点；

晚上和朋友们坐在利光美食中心的摊位上，喝着椰子水谈天说地到深夜，看飞机划过星空。

偶尔也会累，偶尔也会迷茫。

但更多时候，我感受到一种简单而纯粹的快乐：

学着一门自己热爱的专业，

弹着一把陪我走了很远路的吉他，

在异国的风里，走成了更自在的自己。



图三：音乐会排练



图四：与各个国家朋友合影

世界辽阔，而我正好在路上
 有一回，和朋友们自驾去马六甲小镇。
 在古老的红屋前弹琴唱歌，在鸡场街的夜市买便宜的串串，
 迎着马六甲海峡的海风，在风中与朋友们放声大笑。
 归途中，车子穿过一片又一片椰林，车窗外是热带落日所燃
 烧的金色天空。
 风从窗缝涌进来，拂动发梢，吹乱了车里的吉他声和笑声。
 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：
 青春不是一场严肃的考试，也不是一份需要交差的答卷，
 它更像是一场不设终点的旅行，在风里奔跑，在歌里绽放。
 如果可以给未来的自己留一句话，
 我想说：
 “走得远一点，唱得响一点，
 别怕跌倒，也别怕孤单，
 世界辽阔，而你，正在路上。”



图五：马六甲海峡的晚风



图六：马来西亚路边咖啡厅

作者：曾莉华，女，马来西亚泰来大学教育学专业留学生。